

灯下书

片羽

读抄

黄河石

| 李中林 文 |

| 周国忠 文 |

1

每次与文友喝茶,问及最近有无运笔,几乎人人都这样回答:灵感不知去了什么地方,一个字都没有写。这真有些像臧克家在《京华练笔三十年》说:“生活枯竭,灵感不来,虽然有诗,但好的不多。”有一次与庞培闲话,说及最近写的《低语》的某些片段,我说写得真正的好,他说他也不知是如何去写的,写着写着时间长了,劲头来了,也就写出来了,这真像郭沫若在《我的作诗的经过》说:“在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,诗的后半的意趣又袭来了……那种发

作大约也就是所谓‘灵感’吧?”灵感是什么?神乎其神,众说纷纭,假若真要说一说灵感,我只会说,是写作者的“状态”特别的片刻。这片刻的短促,像是一道闪电后发出的雷声。最近读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,波兰作家维斯瓦娃·希姆博尔斯卡写给伊德姆的一封信,这信说的也是灵感的事:“有才华的人不会被‘灵感’所局限。灵感会时不时地落在每个人的身上,但只有有才华的人才能长时间坐着,在纸上默写下来自灵魂的声音……”说得很明白,灵感是长时间坐着写作时,来自灵魂的声音。

2

喜爱收藏的人,花上大量时间,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,没有回报,或只有微不足道的回报,这些收藏者,他们图的是什么?回答很简明,只有两个字:乐趣。

清代乾嘉时期的收藏家黄易,为收藏金石拓片,处处访碑、搨碑,足迹留在了洛阳、泰山、济南、杭州、苏州等地。黄易一路访碑,一路搨碑,一路记下了他行程的日记,最为可贵的是,他会绘画,留下了碑图题记。读他的《嵩洛访碑日记》,我被他记录的访碑搨碑的精神所激动。

他在郑州开元寺,因“秋阳曝纸,施搨殊难”,后在书院里的学生帮助下完成了。到少林寺,“篝灯寻碑,搨得天平二年僧洪宝、武平元年冯晖宾二巨碑,永兴等四面造像碑,天保八年僧静明造像碑,观音大士像,大安己巳邵公悦疏,余碑记明再拓”。在石淙,“武后游石淙时,北崖刻诗,南崖刻序。下临潭水,搨工架

木求之”。在龙门,“佛洞多在山半,虚谷欲登最高之九间殿,看张九龄书牛氏像龕刻,力惫未果,余竟登之”。这年是嘉庆元年(1796)秋天,黄易52岁。

1937年6月,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到五台山,发现了唐代的佛光寺,林徽因登上殿梁、上梯辨经幢石刻,留下了美女诗人夺目的惊讶影像,她发现佛光寺为宁公遇募建,寺院还保留着宁公遇的塑像。林徽因伫立在宁公遇的塑像侧,梁思成举起相机,定格了林徽因与宁公遇的千年相遇。在黄易那个年代,52岁可以说已经步入老年,一个老年人攀上九间殿看碑文,体力之外,最不能缺的是精神和毅力。人在爱好中,有无限的乐趣。

3

“酒脚腻头”是江阴一种地方吃食,将面粉打成浆,放入酒渣、作料,炖或煮而成。我小时候吃过,味道真的不错。

读完杨德生散文《酒脚腻头》,想起普鲁斯特《在斯万家这边》中作者回忆起的马德莱娜小蛋糕:在一个冬天,普鲁斯特的妈妈见他浑身发冷,“她让人端上一块点心,这种名叫小玛德莱娜的、小小的、圆嘟嘟的甜点心,那模样就像用扇贝壳瓣的凹槽里做模子烤出来的。天色阴沉,看上去第二天也放不了晴,我心情压抑,随手掰了一块小玛德莱娜浸在茶里,下意识地舀起一小匙茶送到嘴边。可就在这一匙混有点心屑的热茶碰到上颚的一瞬间,我冷不丁打了个寒颤,注意到自己身上正在发生奇异的变化。我感受到一种美妙的愉悦感……”

杨德生在品用酒脚腻头时:我吃着黏稠却不粘齿,滑溜却又留香“酒脚腻头”,感觉到满嘴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激活了,欢快的舌头将特异的风味,传遍了口腔、牙龈,逗得喉咙不时向“酒脚腻头”发出盛情的召唤。马德莱娜小蛋糕、“酒脚腻头”的味道,和回忆连接在了一起。普鲁斯特说:“当人亡物丧、过去的一切荡然无存之时,只有气味和滋味还会长存……在它们几乎不可触知的小水珠上,不屈不挠地负载着回忆的宏伟大厦……”

有一阵子,竟莫名喜欢上了奇石。出差外地,若有余暇,便会到奇石市场转转,只是看多买少。

一次去太湖边的马山游玩,偶然发现绿荫丛中,有一组古朴的建筑,门首上方挂有“太湖奇石馆”匾额,便进屋看看。不料,这一涉足,便与奇石对上了热眼,也与馆主成了友好。馆主搞地质出身,毕一生之功,收集了大量各种各样的奇石,蔚为壮观;说起石头,他两眼放光,故事串着故事,好像天下奇石,悉数被其收入囊中,自己也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只会说话的奇石。活脱脱一个可爱的石痴。

不少奇石乃天价,买不动的,只能即时欣赏而已。其后的七八年间,我先后向馆主买了大小不等的二十来件奇石,回家后配上木质底座,重新命名。其中有一块黄河石,我将其置于书房案几,先是给它起名“石涛”,一想与苦瓜和尚石涛重了名,岂不存冒犯?旋即改名“涛石”,又觉俗;转而命名“天流”,还是不妥帖。便不再费脑筋,索性循其石种和本名,仍唤它叫“黄河石”吧。

这块扁圆形的黄河石,整体呈沉稳的暗红色。顶部几道起伏的峰峦,有连绵不绝之感。中部至下部,是一道道或直或斜或旋的水纹,还夹杂一条条或玉色或淡黄色的纹路,俨然浩浩大川,或湍急,或舒缓,或回旋;浪花溅起,礁石峥嵘;波涛奔流,满目浑雄,其气势仿佛裹挟着群山,一起轰隆并汹涌。令人思接千载,情追万里……

我猜想,这块黄河石,一定来自巴

吴风越雨

美哉,茭渚

| 梅南频 文 |

车往宜兴茭渚的途中,我充满了想象:老街,古桥,磨溜得几乎打滑的青石板街道。七歪八斜的古老窗棂门板散发朽木味道,桥沿石缝长满厚实青苔,垂挂下莫名草木,石板上雕刻的吉祥图案有暗淡光泽……

热情的茭渚村主任徐骏告诉我老街的前世今生。

这条老街长达五百多米,街道是青石板铺成的。石板下便是下水道通往河流,两旁连体的房屋错落有致,各自开设了店铺。老街头南头北,且因有两条各长八百来米的小河延伸至外河,方便了水运来往。渚上农产品丰饶,溪地湿润,尤以百合萝卜及蔬菜出名。旧时,老街有齐全的生活供养物品,南北商货,绸布细匹,匠作小吃,街上应有尽有。因此一年四季,水码头你来我往如赶集一般。南至官渚北至洋溪的乡民无不往来,当然亦有学堂邮站,俨然成为富庶繁华一方。

见证过历史的是老街上的那座古桥。一座并不壮观亦无气势的小石拱桥。全长仅为14.7米的石桥却身世不凡。传说此桥为明代乡绅所建,它距今已有500多年。虽历经风雨沧桑,依然亭亭玉立风姿绰约。那些青石、阳山石、花岗石混砌的桥身

颜喀拉山脉深处,追随曾经孕育了一个文明的黄河之水,不畏岩击,不惧砂磨,不怕浪打,不断瘦身,不管同伴走失后的孤独,跌跌撞撞,七拐八拐,时而搁浅,时而奋起,不顾路途遥远和艰险,历尽坎坷久长的岁月,不改“直挂云帆济沧海”的初心,抑或,矢志赶赴什么风云际会,坚定前行,过隘夺关,昼夜不舍。终于,它流过雪域高原,流过壶口,流过峡谷,流向平原。终于,它将自己也流成了怀揣大山的一川波涛。终于,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交叉点,它的灵动和美丽被人发现;又受因缘驱使,来到了我的案几。一晃,便是廿年。

如今,这块水灵灵的黄河石,依然日日与书房为伴,沉浸在翰香墨海的天地间。也几乎天天与我见面。它似有灵性,向我敞开着波光粼粼的心扉,释放着绵绵情意,或许,也在偷偷笑我爬格子时那副笨拙的样子。还常引得我内心悸动起波澜,想到女娲补天的传说,想到青藏高原上方的穹苍和白云,想到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的悠长和壮阔……想到当初购它时,为馆主所写“石者,气之精也”的题签。

进而还想到:人,不亦如石,聚天地精气而成、而存、而散?冥冥之中有定数,一切尽皆机缘之或聚或散;可生命时长极短的人,又岂能如石那般优游至天老地荒;它,与我相守有几分?而面对我的臆想和呓语,黄河石始终默然不响。我明白,其实,它远比我经历得多,也懂得多。

平整如初。桥下的拱券内明代桥铭石依然留存。平凡的小桥几百年来承受着百姓的过往,带给了无数农家富足安康。2003年,宜兴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,2006年,江苏省人民政府又将它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,是为幸事哉。

2012年,政府投资,全面恢复整修茭渚老街,水电重排,河岸新筑,房舍出新修缮,将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残破景象浓墨重彩换了新妆。如今,整条老街呈徽式江南风格,白墙黑瓦,花窗格棂。街道铺了新砖,沿河小道平整美观,四时花草树木成为沿河花园的新宠。湾里、河北、河南、河东、南里家、北里家、双桥七个自然村合并成了茭渚大村,面积达2.5平方公里。优美的渚区环境和温润的江南气候使此宝地风生水起,成为宜居宜家宜人的富饶之乡。

我似乎对于老街有种特殊的情结,从踏上那片土地后会时不时抽空去老街上走一走,看一看牌楼,看一看古桥,静思之中总会有新的启迪。站在街口看去,这条狭长的老街如一本厚厚的书,待你一页页翻开认真地去读,便会满目清新从心底流出真正的喜爱。

美哉,茭渚,让人羡慕的新农村!

江南

摄影
徐群